

## 第五十回

## 遇难成祥马能伏虎 逢凶化吉妇可降夫

话说那虎望着小山、若花、按着前足，摇着大尾，发威作势，又要迎面扑来。二人连说“不好”，正在惊慌，忽闻一阵鼓声，如雷鸣一般，振的山摇地动。从那鼓声之中，由高峰撵下一匹怪马，浑身白毛，背上一角，四个虎爪，一条黑尾，口中放出鼓声，飞奔而来。大虫一见，早已逃撵去了。若花道：“此兽虽然有角，无非骡马之类，生的并不凶恶，为何虎却怕他？阿妹可知其名么？”小山道：“妹子闻得駃马一角在首，其鸣如鼓，喜食虎豹。此兽角虽在背，形状与駃马相仿，大约必是駃马这类。”

只见此兽走到跟前，摇头摆尾，甚觉驯熟，就在面前卧下，口食青草。小山见他如此驯良，用手在他背上抚摩，因向若花道：“妹子闻得良马最通灵性，此时我们既不能上山，何不将他骑上，或能驼过岭去，也未可知。况他背上有角，又可抱住，不致倾跌。必须把他颈项缚住，就如丝缰一般，带在手里，才不致乱走。不知他可听人调度？我且试他一试。”随将身边丝绦解下，向駃马道：“我唐闺臣，因寻亲至此。蒙若花姐姐携伴同行，不意一时足痛，不能上山。今幸得遇良马。吾闻良马比君子，若果能通灵性，即将我们驼过岭去。将来回归故土，当供良马牌位，日日焚香，以志大德。”一面说着，将丝绦缚在駃马项上，包袱都挂角上，牵至一块石旁，把若花搀扶上去，一手抱角，一手牵着丝绦。小山登在石上，就在若花身后，也骑在駃马背上。若花道：“阿妹将我身背抱紧，我放辔头了！”手提丝绦抖了两抖，駃马放开四足，竟朝岭上走去。二人骑在马上，甚觉平稳，欢喜非常。不多时越过高岭，来到岭下。那个大虫正在赶逐野兽，駃马一见，早已放出鼓声，要想奔去。若花忙提丝绦，带到一块石旁，把马勒住，都由石上慢慢下来，取了包袱，解下丝绦。駃马连撵带跳，转眼间越过山峰，追赶大虫去了。

二人略略歇息，背了包袱，又走数里。小山恐若花足痛，早早寻个石洞歇了。次日又朝前进。若花道：“今日喜得道路平坦，缓步而行，尚不费

力。但我自从吃这松实、柏子，腹中每每觉饿，连日虽然吃些桑椹之类，也不济事。此地离船甚远，必须把那豆面再吃一顿，方好行路，不然腿上更觉无力了。”小山道：“妹子自从吃了松实、柏子，只觉精神陡长，所以日日以他为粮。那知姐姐却是如此，何不早说？”即将豆面取出，若花饱餐一顿，登时腿脚强健。

又走两日。这日在路闲谈，小山道：“我们自从上山，走了半月，才到镜花岭。如今从泣红亭回来，已走七日，看来已有一半路程。这二十余日舅舅、舅母不知怎样盼望！”若花道：“宛如阿妹缺了伴侣，只怕还更想哩！”忽听林内有人叫道：“好了！好了！你们回来了！”二人不觉吃了一吓，忙按宝剑，将脚立住。遥见林之洋气喘嘘嘘跑来说道：“俺在那边树下，远远看着两人头戴帽兜，背着包袱，俺说必是你们回来。好极，好极！几乎盼杀俺了！”小山道：“甥女别后，舅母身上可好？舅舅为何不在山下看守船只，却走出若干路程，吃这辛苦？”若花道：“阿父山下何日起身？离船几日了？阿母、阿妹身体可安？”林之洋道：“你们两个想是把路走迷了。前面已到小蓬莱石碑，顷刻就要下山，怎说这话？俺因你们去了二十多日不见回来，心里记挂，每日上来望望。今日来了多时，正在盼望，那知你们巧巧回来。”二人听了，如梦才醒，更叹仙家作用之奇。即同林之洋下山上船，放下包袱，见过吕氏、宛如，乳母替他们除了帽兜，脱去箭衣。喘息定了，小山才把遇见樵夫，接着父亲之信，嘱我回去赴试，俟中才女，方能相见的話，告诉一遍。

林之洋把信看了，欢喜道：“妹夫说等甥女中过，方能相聚，不过再隔一年，就可相见了！”小山道：“话虽如此，安知父亲不是骗我？况海外又无便船，如何就能回乡？”林之洋听了，惟恐小山又要上去，连忙说道：“据俺看来，这话决不骗你。他若立意不肯回家，为甚寄信与你？甥女只管放心。好在这路俺常贩货来往，将来甥女考过，你父亲如不回家，俺们仍旧同来。如今早早回去，也免你母亲在家挂念。”小山听罢，正中下怀，暗暗欢喜，故意说道：“舅舅既允日后仍旧同来，甥女何必忙在一时。就遵舅舅之命，暂且回去，将来再作计较。”林之洋点头道：“甥女这话才是。但你父亲信内嘱你改名闺臣，自然有个道理。今后必须改了，才不负你父亲之意。”因向婉如道：“已后把他叫作闺臣姐姐，莫叫小山姐姐了。”随即张罗

开船。唐闰臣把信收过。吕氏见闰臣肯回岭南，也甚喜道：“此番速速回去，不独你母亲放心，那考才女也是一桩大事。你若中了才女，你父母面上荣耀不必说了，就是俺们在亲友面前，也觉光彩。倘能携带若花、婉如也能得中，那更好了！”

大家一路闲谈，姊妹三个都将诗赋日日用功。闰臣偷空把泣红亭碑记另用纸笔抄了。因蕉叶残缺，即包好沉入海中。又将碑记给婉如观看，也是一字不识，因此更觉爱护，暗暗忖道：“此碑虽落我手，上面所载事迹都是未来之事，不能知其详细，必须百余年后，将这百人一生事业，同这碑记细细合参，方能一一了然。不知将来可能得遇有缘？倘能遇一文士，把这事迹铺叙起来，做一部稗官野史，也是千秋佳话。”正要放入箱内，只见婉如所养那个白猿忽然走来，把碑记拿在手内，倒像观看光景。闰臣笑道：“我看你每每宁神养性，不食烟火，虽然有些道理，但这上面事迹，你可能晓得，却要拿着观看？如今我要将这碑记付给有缘的，你能替我办此大功么？大约再修几百年，等你得道，那就好了！”一面说笑，将碑记夺过，收入箱内。因与白猿斗趣，偶然想起驳马，随即写了良马牌位，供在船上，早晚焚香。

一路顺风，光阴迅速。这日到了两面国，起了风暴，将船收口。林之洋道：“俺在海外，那怕女儿国把俺百般磨折，俺也不惧，就只最怕两面国。他那浩然巾内藏着一张坏脸，业已难防，他还老着面皮，只管讹人钱财。”闰臣道：“他们怎样讹人？林之洋就把当日在此遇盗，亏得徐丽蓉兄妹相救的话说了一遍。若花道：“前年既有此事，阿父倒不可大意。到了夜晚，大家都不可睡，并命众水手多带鸟枪，来往巡更，阿父不时巡查，一切谨慎，也可放心了。”林之洋连连点头，即到外面告知众人。到了日幕后，梆铃之声络绎不绝，多、林二人不时出来巡查。

天将发晓，风暴已息。正收拾开船，忽有无数小舟蜂拥而至，把大船团团围住，只听枪炮声响成一片，船上众人被他这阵枪炮吓的鸟枪也不敢放。登时有许多强盗跳上大船，为首一个大盗，走进中舱，在上首坐了，旁列数人，都是手执大刀，个个头戴浩然巾，一脸杀气。闰臣姊妹在内偷看，浑身发抖。众喽罗把多、林二人并众水手如鹰拿燕雀一般，带到大盗面前。二人朝上望了一望，那上面坐的，原来就是前年被徐丽蓉弹子打伤的

那个大盗。只见他指着林之洋喊道：“这不是口中称‘俺’的囚徒么？快把他首级取来！”众喽罗一齐动手，林之洋吓的拼命喊道：“大王杀我我也不怨，刚我我也不怨，任凭把我怎样，我都不怨，就只说我称‘俺’，我甚委屈。我生平何曾称‘俺’？我又不知‘俺’是甚么，求大王把这‘俺’字说明，我也死得明白。”众喽罗道：“禀大王：他连‘俺’的来历还不知，大王莫认差了？刚才来时，夫人分付，倘误伤人命，回去都有不是。求大王详察。”

大盗道：“既如此，把他放了。你们再把船上妇女带来我看。”众喽罗答应，将吕氏、乳母、闰臣、若花、婉如带到面前。大盗看了道：“其中并无前年放弹恶女。他这船上共有若干货物？”众喽罗道：“刚才查过，并无多货，只有百十担白米，二十担粉条子，二十担青菜，还有十几只衣箱。”大盗笑道：“他这礼物虽觉微末，俗语说的‘千里送鹅毛，礼轻人意重’，只好备个领谢帖儿，权且收了。你们再去细看，莫把燕窝认作粉条子。若是燕窝，我又有好东西吃了！但他们那知我大王喜吃燕窝，就肯送来？那三个女子生的都觉出色，恰好夫人跟前正少丫环，既承他们美意，远远送来，所谓‘却恐不恭，受之有愧’，也只好备个领谢帖儿。尔等即将他们带至山寨，送交夫人使用。一路须要小心，倘有走失，割头示众！”众喽罗答应。多、林二人再三跪求，那里肯听。不由分说，把闰臣、若花、婉如掳上小舟。所有米粮以及衣箱也都搬的颗粒无存，一齐跳上小船。只听一声胡哨，霎时扯起风帆，如飞而去。吕氏嚎啕恸哭，林之洋只急的跺脚捶胸，即同多九公坐了舢板，前去探信。

闰臣姊妹三人被众人掳上小舟，明知凶多吉少，一心只想撞下海去，无奈众人团团围住，步步提防，竟无一隙之空。不多时进了山寨，随后大盗也到，把他三人引进内室。里面有个妇人迎出道：“相公为何去了许久？”大盗道：“我恐昨日那个黑女不中夫人之意，今日又去寻了三个丫环回来，所以耽搁。”因向闰臣三人道：“你们为何不给夫人磕头？”三人看时，只见那夫人年纪未满三旬，生的中等人材，满脸脂粉，浑身绫罗，打扮却极妖媚。三人看了，只得上前道了万福，站在一旁。大盗笑道：“这三个丫环同那黑女都是不懂规矩，不会行礼，连个以头抢地也不知道。夫人看他三个生得可好？也还中意么？”夫人听了，把他三人看了，不觉瘦了一瘦，脸上红了一红，因笑道：“今日山寨添人进口，为何不设筵席，难道喜酒也不

吃么？”旁边走过两个老妈道：“久已预备，就请夫人同大王前去用宴。”妇人道：“就在此处摆设最好。”老妈答应，登时摆设齐备。夫妻两个对面坐了。

大盗道：“昨日那个黑女同这三个女人都是不知规矩，夫人何不命他都到筵前，跟着老妈习学，将来伺候夫人，岂不好么？”妇人点头，分付老妈即去传唤。老妈答应，带了一个黑女走来。闺臣看时，那黑女满面泪痕，生的倒也清秀，年纪不过十五六岁。老妈把黑女同闺臣姊妹带至筵前。分在两旁侍立。大盗一面看着，手里拿着酒杯，只喜的眉开眼笑，一连饮了数杯道：“夫人何不命这四个丫环轮流把盏，我们痛饮一番何如？”妇人听了，鼻中哼了一声，只得点头道：“你们四人都与大王轮流敬酒。”四人虽然答应，都不肯动身。若花忖道：“这个女盗既教我们斟酒，何不趁此将大盗灌醉，然后再求女盗放我们回去，岂不是好？”随即上前执壶，替他夫妻满满斟了，下来因向闺臣、婉如暗暗递个眼色。二人会意，也上前轮流把盏。那个黑女见他们都去斟酒，只得也去斟了一巡。

大盗看了，乐不可支，真是酒入欢肠，越饮越有精神。那里禁得四人手不停壶，只饮的前仰后合，身子乱晃。饮到后来，醉眼朦胧，呆呆望着四人，只管发笑。妇人看着，不觉冷笑道：“我看相公这个光景，莫非喜爱他们么？”大盗听了，满面欢容，不敢答言，仍是嘻嘻痴笑。妇人道：“我房中向有老妈服侍，可以毋须多婢。相公既然喜爱，莫若把他四个都带去作妾，岂不好么？”闺臣姊妹听了，暗暗只说：“不好，性命要送在此处了！”大盗把神宁了一宁道：“夫人此话可真么？”妇人道：“怎好骗你？我又不会生育，你同他们成了喜事，将来多生几个儿女，也不枉连日操劳一场。”

若花听了，只管望着闺臣，闺臣把眼看着婉如，姊妹三个登时面如傅土，身似筛糠。闺臣把他二人衣服拉了一把，退了两步，暗暗说道：“适听女盗所言，我们万无生理，但怎样死法，大家必须预先议定，省得临时惊慌。”若花道：“我们还是投井呢，还是寻找厨刀自刎呢？”闺臣道：“厨房有人，岂能自刎？莫若投井最好。”婉如道：“二位姐姐千万携带妹子同去，倘把俺丢下就没命了！”若花道：“阿妹真是视死如归。此时性命只在顷刻，你还斗趣！”婉如道：“俺怎斗趣？”若花道：“你说把你丢下就没命了，难道把你带到井里倒有命了？”

只听那妇人道：“此事不知可合你意？如果可行，我好替你选择吉期。”大盗听了，喜笑颜开，浑身发软，望着妇人深深打躬道：“拙夫意欲纳宠，真是眠思梦想，已非一日，惟恐夫人见怪，不敢启齿。适听夫人之言，竟合我心。……”话未说完，只听碗盏一片声响，那妇人早把筵席掀翻，弄了大盗一身酒菜，房中所有器具，擗的满天飞舞。将身倒在地下，如杀猪一般放声哭道：“你这狠心强贼！我只当你果真替我寻丫环，那知借此为名，却有这个歹意！你既有心置妾，要我何用？我又何必活在世上，讨人憎嫌？”说罢爬起，拿了一把剪刀，对准自己咽喉，咬定银牙，紧皱蛾眉，眼泪汪汪，气喘吁吁，浑身乱抖，两手发颤，直向颈项狠狠刺来。大盗一见，吓的胆战心惊，忙把剪刀夺过，跪求道：“则才只因多饮几杯，痰迷心窍，酒后失言。只求夫人饶恕，从此再不妄生邪念了！”妇人仍是啼哭，口口声声只说丈夫负义，务要寻死。一面哭着，又用带子套在颈上，要寻自尽，又被大盗抢去。猛然一头要朝壁上撞去，也被大盗拦住。

大盗心忙意乱，无计可施，只得磕头道：“我已立誓，不敢再存恶念，无如夫人执意不信。如今只好教他们打个样子，已后再犯，就照今日加倍责罚，也是情愿。”因命老妈把四个行杖喽罗传进内室道：“我酒后失言，忤了夫人，以致夫人动怒，只要寻死。只得烦你们照军门规矩，将我重责二十。如夫人念我皮肉吃苦，回心转意，就算你们大功一次。我虽惧怕夫人，你们切莫传扬出去，倘或被人听见，强盗也会惧内，那才是个笑话哩！”将身爬在地下。四个喽罗无可奈何，只得举起竹板，一递一换，轻轻打去。大盗假意喊叫，只求夫人饶恕。才打到二十，妇人忽然手指大盗道：“你存这个歹意，我本与你共戴天。今你既肯舍着皮肉，我又何必定要寻死？但方才所打，都是虚应故事。如果要我回心转意，必须由我再打二十，才能消我之气。”大盗听了，惟有连连叩首。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